

巨人的腳下

青 勃 著



中興出版社印行

中興詩叢
第五集
(創作)

巨人的腳下

青 勃 著



中興出版社印行

巨人的腳下

第一輯 鄉村和城

電線.....	1
巨人.....	3
草舍.....	5
池沼.....	7
這邊.....	10
燈節.....	13
村上.....	16
磨船.....	21

希望(一).....	24
希望(二).....	26
落雪夜.....	30
薺薺藥.....	33
向日葵.....	35
舊貨攤.....	38
金蛾的家.....	43
鄉村和城.....	47
我愛走在街上.....	49
溫暖的日子，萬歲.....	52
我是來訪問春天的.....	56

第二輯 饑民們的炭畫

老藍·····	60
盲女·····	75
傷兵·····	79
嘆息·····	81
饑餓·····	87
那傢伙·····	90
百姓訪問記·····	98
她的春天·····	102
推小車的人·····	107
被丟棄的孩子·····	111

賣油條的老人.....	115
鐵道線上的游擊隊.....	118
一個被軋死的農人.....	123

第三輯 是我農人的兒子

鄉村.....	128
城外.....	138
八月的田野.....	146
向田野，我害着想思.....	154
雪，飄落着.....	162
我從鄉下來.....	168
村的兒子.....	171

向我的牛說話.....	174
我是農人的兒子.....	179
沒有技巧.....	182

電 線

城市

派電線桿子

跨過河流

踩住山坡

用電線

細綁住田野的鄉村

山坡上的樹木砍光了

河裏的魚蝦落了網

田裏收的糧食在向城市運送

鄉村變成貧血的老人

巨 人

你哭泣在鄉村的兄弟呵

不要對城市做着好夢

鄉村

城市

被踩在一個巨人的

兩隻腳下……

靠鏈刀的

靠榔頭的

是一對受苦受難的弟兄

草 舍

在城市的腳下

低矮的草舍

披着襤褸的衣裳

因爲寒冷而互相擁擠着

暴虐的風要把他們刮平

陰沉沉的天空要把他們壓垮

冰冷的雪要把他們活活埋葬

.....

低矮的草舍

頑強的抵抗着一切襲擊

直到他們再沒有一點力量支持

而躺倒在悲哀的土地上

池 沼

像明亮的

玻璃眼球

從眼框裏被挖掉

冬天

大風吹刮的日子

池沼哭乾了眼淚

婦女們從池沼旁邊走過

想起夏天的早晨

用一池綠水洗紫花布衣裳

孩子們從池沼旁邊走過

想起雨天過後

在池面上打水漂

農人從池沼旁邊走過

想起清涼的水

洗滌過滿脚泥巴……

全村人

都對乾涸了的池沼

有親切的回憶

冬末的夜

當大家都在土屋裏熟睡

春雨悄悄的降落人間

天亮，打開門

池沼復活了

他的眼球向我們靈活的溜轉

這 邊

1

這邊，城市裏的狗

對牠的主子真忠實：

一把打不濕地皮的雨點

一股揚不起塵土的小風

一片輕輕飄落的樹葉

連昆蟲爬動

小草扭扭身子

.....

都會惹起牠

一陣吠叫

2

這邊

鄉村裏：

沒有人烟

沒有房屋

沒有草

沒有樹……

逼着要糧食，差欸，草料的公事

像十冬臘月雪花落……

燈 節

你走在班子前面

掄着開路的火繩的

你驕傲的高舉着多樣的彩燈的

你光着脊樑敲擊牛皮大鼓的

你踩在高蹺上扭着唱着的

你背着槍威武的雜在行列中間的

你被人踩掉了鞋子的

你被擠倒而叫喊起來的

你在自己漂亮的門前面

劈劈拍拍放鞭砲的……

我是如此艱難而又憤怒的

從你們這人與燈火

粉飾太平的逆流上航過

白天

我曾經打這裏走過

我曾經看見乞丐和苦力

我曾經看見向獄裏的孩子送飯的母親

我曾經看見抓自鄉下的壯丁

黃瘦黃瘦的被繩綁着走過去

我曾經看見保甲人員

在挨門挨戶收燈節的捐款

一個窮寒的鐵匠

因錢出的不爽快而遭受了污辱……

村上

牛車和轎車

在我們的村上

除了賈鬍子那財主

有三輛轎車以外

我們所有的全是牛車了

牛車

送軍糧是它

出差事是它

拉莊稼是它

向田裏上大糞是它

拉土拉秫秸都是它……

在鄉村蒼白的道路上

老黃牛架着笨重的破車

慢吞吞的

拉過來又拉過去

沒有抹油的

輪子和軸

發出哭泣一樣的慘叫

每次

賈鬍子的轎車

和我們的牛車

走在一起

賈鬍子的大掌鞭

便把長鞭打的巴巴嚮

那高大的栗子色的

毛刷得耀眼的騾子

像展開翅膀一樣奔馳起來

漂亮的轎車

便以驕傲的姿態

超越過去……

水坑

在我們的村莊的邊上

有一個小小的水坑

每一個晴朗的早晨

婦女們便提着滿籃子衣裳走來

這深綠的水坑

是全村子的眼淚和汗水的倉庫

也是一面大鏡子

照出黃瘦的臉

照出辛勤的揉洗的影子

照出每個人愁苦的心事……

這小小的水坑捨不得離開村莊

像忠實的老僕人伴守着他的主人

磨 船

這隻在漢水岸上

拋了錨的船

天天請叫嘯的河水

伸開跳着粗筋的臂膀

推轉水磨的大輪子

這開在河上的向日葵

旋轉着，旋轉着

在太陽底下

快樂的發瘋的歌舞着

這隻船

這隻滿身是灰暗的顏色

滿身是老農人多皺紋的皮膚的顏色

像百年的苦淚塗抹成的灰暗色的船

蹙着愁苦的眉

死盯着雪白的麵粉

一次接連着一次被人弄走

這隻磨船

總是泡在滿河的淚水裏

天天

這裏發出來「工東工東」的聲音

這裏發出來「卡達卡達」的聲音

這裏發出來「華拉華拉」的聲音

和着華華華華的河水聲

這裏演奏着

控訴大合唱……

希 望 (一)

你羡慕

牧羊的生活

牧羊的孩子

羡慕你

我希望

牧羊的孩子得到溫飽

你的生活變得有意義

大家都是新世界的兄弟

希 望 (二)

希望站台不像開關的籠子

想出就出，想進就進

秩序不用管制

是自然的舒暢的呼吸

希望車上沒有檢票員

車廂不分 I, II, III, 等

火車爲所有的人民

公平的服役

希望乘客的中間

沒有一顆苦澀的心

休假回家也好

或是走向工作的崗位

都把歌聲和鬨笑

從窗口播散

希望鐵路員工

對他們的工作發生愛情

打點的聲音

金鐘一樣的嚮亮

紅旗綠旗

愉快的高揚

希望火車

給城市消腫

給貧困的鄉村

注入新的血液

沿站走下來各部門的突擊員

撒下來書報雜誌

燃料，糧食，布匹……

需要什麼

火車都能豐富的給予

希望掉在民主世界後面的祖國

乘坐在吞够了煤喝够了水的火車上

火車向前吼叫着趕幾個世紀……

落 雪 夜

兩個沒有家的孩子

把身子縮成一團

坐在別人的屋檐下

眼皮沉甸甸的垂閉

頭向前栽倒

一陣牙齒碰擊牙齒的聲音

.....

他們突然受了驚一樣

又凍醒了

抬起頭來

揉一揉眼睛

天還沒有亮

是悄悄的飄落着的雪

鋪白了疲乏的街道

全身打哆嗦的孩子

靠剛剛擁抱在一起的一點溫暖

又打起盹來

他們夢見，

從緊閉的門縫裏逃出來的水

隨着他們

在鋪着棉絮的草地上跳躍

薺 薺 菜

最後一場雪溶化了

放晴的好日子

村裏的女人

都奔跑在濕潤的田野

田野

齊齊榮剛剛從土裏

突出一根綠色的頭髮

飢餓的人民

便用枯瘦的手

連土帶泥的挖到籃子裏……

向日葵

向日葵

打着綠葉傘

站在田野上

伴着打抖的莊稼

一顆高樑

被多足的雨踩倒

紫紅的穗子

洒落一串眼淚

向日葵垂下臉頰

淚珠也滿落在地上

但向日葵

固執的站立在

哭腫了眼睛的田野上

他相信

拉開的大弓

會接連着射出金箭

密雲的大翅膀

將擦着山頂潰逃

他要仰起火燙的臉

爲大地

迎接太陽

舊貨攤

舊貨攤

擠在街頭偏僻的角落

以羞怯的姿態

偷偷的望一眼

從她前面掠過的人們

看吧

牆上掛着

曾祖母的繡花水紅裙子

曾祖父的黑緞子馬褂

老祖母蓮蓬銅鈕子的夏布衫

祖父用老人的衣裳

改毀成的黑緞子吊褲

母親的毛藍布褲褂都擺了出來

父親的是一件紫花布

莊稼漢子的短褂

.....

這些幾代的衣裳呀

哭訴着一個家庭

滑跌下去的故事……

而地上

在方格棉布單子上

是水烟壺

是粗瓷盤子

是寬邊花鏡

是鑲嵌着瓷花的銅戒指

是滴溜圓的念珠

翡翠綠的假寶石耳墜

.....

就連一個生鏽的

破洋鐵盒子呵

都擺了出來

舊貨攤

崩潰了的家呀

混身上下都裸露着

連骨頭都露了出來呀

而守攤的人

他低垂着頭又抬起頭來

依然夢想着

一個問價的聲音

金蛾的家

金蛾

你的佳家

真漂亮

向太陽扭轉着

火輪子的藤棧

一排向日葵

是你的圍牆

像一排一排的爆竹

晶亮的玉米棒子

是一片火光

你的住家

被田埂擁抱在濃香的

莊稼的懷裏

太陽的金鬚子

常常垂撫在它的皮膚上

芙蓉，你坐在門口

噙着葵花子

你逗着野草上的雲朵

——小白羊

你聽着小河

布魯布魯地歌唱……

金蛾

你的住家

真漂亮

鄉 村 和 城

崗兵像門神貼在城門外

城牆把鄉村無情的推開

佈告貼在陰森的城門洞

貼在鄉鎮沒有血色的土牆上

鄉下人一邁進城門就心跳

雖然不是來偷來搶而是送糧草

這愛揮霍的大城

是鄉村叛逆的子孫

吃鄉下的喝鄉下的

却就會對鄉下吹鬍子瞪眼睛

我愛走在街上

我愛走在街上

你看

迎面過來的

擦肩過去的

這擁擠的人羣呵

那一個不是

被迫害的兄弟

每個人的臉上

都刻畫着被生活鞭打的血痕

這些飢餓的寒冷的被榨取的

乞丐、苦力

徒弟、妓女

縫窮婦、災民……

他們吵鬧，打罵，呻吟，哭泣

街心

是他們控訴的場所呵

我愛走在街上

街上

永遠是一幅血淋的現實畫圖

它叫我的脚步

一步比一步堅定……

溫暖的日子，萬歲

在陰濕的草房的背脊後面

耀眼的太陽升騰起來……

陽光，射在紅冠雄鷄的眼珠上

「咯！咯……」

雄鷄抖擻一下精神昂起頭來

開始了黎明的歌唱

.

陽光，射在泥濘的街道上

昨天是那樣的難走的路呵

現在泥濘乾巴起來

人民又在街上開始辛忙

陰冷的雨

是跟隨着黑暗的寒夜

遠遠的潰竄了

而這寒冷的城裏的

被迫害的一羣

晒在太陽下面

談笑的聲音

從每一個太陽照耀的地方

伸出手來

搭接在一起

昨天，被冷雨所封鎖的城

泥濘的城

寒冷的城呀

今天變成

太陽的城了

我們受難的一羣的

溫暖的日子呵

萬歲

我是來訪問春天的

這在鬆軟的泥土上

輕輕的春天在田野

呼喚我的聲音

於是

從陰暗的小土屋出來

我走向田野

呵！你從鄉村來的小灰驢

你趕脚的小兄弟

我沒有錢做你們的客人

我沿着一條

剛醒來的小河溝散步

我想唱歌

黑河港的麥苗綠油油

我正想把全身筋肉鬆馳開

舒服地躺下，吐一口氣

眼前突然跑過來帶槍的人

他問我是幹什麼的

糧食雜糧……

我說：

我從來訪問春天的

我是這土地上的一個主人

他們盯着我的證章

是那麼兇

他們不讓我走……

這不是自己的土地嗎

呵！春天

我爲什麼不能走近你

老 藍

1

老藍深陷的眼睛

從驃馬移向

我的祖母

一盞生命的燈

便沉靜的熄滅了

淒慘的哭聲

從門外沖激到

狹小的馬廐

老藍的孤獨的女兒

昏倒在潮濕的地上

.....

老藍死了

老藍為我們的土地

伴着驢馬，犁鋤

辛勞了一生

從十四歲

走起路來連跑帶跳的

少壯的時候起

直到現在

一頭白髮

深皺的臉是枯老的樹皮

老藍默默的

在七十歲的生命里程上

停止了呼吸

2

我小的時候

到親戚家裏過節日

長大一點

到城市裏去上學

寂寞的路途上

我神往着

老藍打得「巴巴！」響的長鞭

親切的聽着

他慢慢的述說

「長毛造反」的故事……

每天

深夜三更

冷風裏他爬起來

餵驢馬草料

(我還記得：

馬廄裏牆壁的神洞旁邊

貼着「夜草能肥馬」

……的對聯)

夜眨一眨眼

天剛破亮

他便打開東院的大門

趕着牲口

到田裏耕種

收穫的季節

一趟一趟的趕着大車

沒有厭煩的

把米麥和雜糧

從割裸了的田野

運輸到場上……

冬天

大雪一停

從梯子爬上屋頂

紅着耳朵

弓腰掃除着

厚厚的積雪

日子裏萬一也碰上了

一刻空閒

牽着牲口

在街上踽踽

在沙堆上打滾

再用掃帚

刷光騾馬的毛

然後，點燃一鍋烟絲

和牲口默默的用眼睛談天

十八年前的秋天

大桿土匪

像颶風一樣

掠過我的家鄉

接連着幾個熱辣辣的耳光以後

老藍急的心頭冒火

瞪着兩眼

任那些強盜

把騾馬拉走

.....

當我們從偏僻的

小村莊逃難回來

老藍失蹤了

一家人都煩惱着

每一顆心

都在波浪上浮起又沉下

七天後的黃昏

院子裏出現了

老藍苦喪的臉

他吞吞吐吐的說：

——我故意叫他們抓走

好把牲口

猛不防的牽回來

挨打挨罵檢拾着殘渣剩飯

跑到二百里外的一道河邊

還是被一腳踢留在河的這岸

.....

他的聲音懇乞着懲罰

雖然他得到的是寬慰

但是，長久的日子裏

他低垂着頭

眼睛無光……

這些片斷的影子

在我眼前旋轉

我又聽見了

老藍喜歡聽的話

老人們都說：

——老藍是世上

白天裏打着燈籠

都找不到的好長活

什麼事都賣命的幹

把自己的事都擱在一邊……

這些主人的誇獎

是老藍悲苦的一生裏

唯一的安慰

現在

老藍丟開自己的女兒

望一眼他的主人

和他撫養的牲口

安靜的閉住了眼睛……

這不幸的消息

從家信裏我才知道

黑色的字句

沉重的扣壓着我的心

父親的信上說：

——家裏給老藍

買了一口柏木棺材

選擇了一角墳地

當棺材抬到村頭

五叔追上去

「我要再看看老藍！」

釘死的棺木怎樣再打開

五叔伏在棺材上痛哭起來

.....

老藍的血汗的一生

爲自己完成了

一個善良的農人的畫像

一個應當是最後的

爲別人生爲別人辛苦了一輩子的

奴隸的畫像

隔着多少座山多少條水

隔着埋葬了老藍的泥土

老藍的影子

永遠鮮明的活在我的心裏

盲女

一個孩子用竹桿牽引着

一個十八歲的盲女

她倆好像一對

孤苦的姊妹

盲女的手

慢慢的敲嚮着一塊竹板

從這條街巷穿到那條街巷

在人的流水上她們漂浮着

她們的衣裳

印着社會的黑爪

撒滿淚水，塗一片血污

破爛的布條好像飄帶

再看我們年青的盲女

翻轉着雞蛋青色的眼球

聽她指手畫腳的

說每個人的未來

也許瞎子都只會說謊

但年青人的謊是美麗的

她不會說東邊不吉西頭有災

在謊話裏她會給你一股生活下去的熱

但是，我只能這樣想着向前走去

我沒有錢給予她們

我拖着一雙破皮鞋

皮鞋響着，盲女的竹板也響着

願明天：皮鞋的聲音不再像破鼓

敲響的竹板是一支愉快的歌

傷 兵

山河在你的腳下旋轉

子彈在你的身上穿洞

你用血乳哺育着

後方的荒淫

一個醉生夢死的孩子

當你從病床上爬起來
伴着拐杖到街頭散步
睜開眼，從城市人寒冷的眼球上
才清楚自己
原來已經走入了冬天

一場好夢被冰冷的手拍醒
望望灰大衣上燃燒的紅十字
彷彿聽見戰爭在遠方的招喚
他於是第二次懂得了戰爭

嘆 息

依靠着街道樹

一個老婦人

雙手托着一雙皮鞋

——賠錢賣啦！

九成新！

那些土頭土腦的
來自鄉下的弟兄們
同樣挨着生活的抽打
他們只以貪饑的眼睛
瞟着那鞋子
他們害着沉重的單思病
而那些富足的先生們
從不向這雙皮鞋看一眼……

夜的街市

人慢慢稀少了

依靠着街道樹的老婦人

失望，苦痛，疲倦

她坐下來

輕輕的撫摸着那鞋子

又用松樹皮樣乾裂的手

撫摸着樹

結實的樹……

望一眼街道樹

濃密的綠髮

她的眼角湧出淚水

一棵堅強的生命之樹

一個多親切的影子呵

從她眼前幌過

那是她和孩子

生活的柱子呀

但是

她的丈夫

那棵堅強的生命之樹

爲了田地

爲了田地的主子

忠實的

在他奴隸的道路上

被過度的勞力的榨取

砍倒了

在她沙啞的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聲裏

被砍倒了……

深夜的街市

商店

緊緊的封閉了

森嚴的大門

.....

晚風使街道樹

發出呼哨

使老婦人

對着手中的皮鞋

發出深沉的嘆息

饑 餓

村邊

小飯舖裏正在烙餅

桿杖在案板上

敲擊出清脆的音嚮

一個年老的婆婆

離開了被剝掉了皮的樹

走近飯舖的窗口來

菜油的香味

強烈的刺癢了她的鼻孔

老婆婆的眼珠

死盯着圓圓的餅在火上變黃

嘴角上流着口水

等第一張餅剛剛烙熟

老婆婆便伸手抓走

老婆婆知道自己跑不脫

在餅上又是抹鼻涕又是吐唾沫

然後狼吞虎嚥的吃起來

小飯舖放鬆了這張餅

並沒有放鬆老婆婆

兩頭尖尖的棗木桿杖

把老婆婆打的在地上滾着

那 傢 伙

那傢伙的心眼

比鍋底還黑

那傢伙的臉皮

比城牆還厚

那傢伙呀

比長蟲蠍子還毒

對上頭他是條哈叭狗

腿勤舌頭甜

喊人家親爹都不當回事

對俺老百姓

就好吹鬍子瞪眼

罵祖宗八輩

老日到俺莊上的時候

他用紙糊過膏藥旗

趕到一放砲

沒有三天

他就把國旗

插到街門上了

那國旗綴了九個白布角

軍隊裏頭一個官長

不懂他嘴裏嘟囔的是啥

把旗子拔下來擲了

這回那傢伙算

拍馬屁拍到了馬胯骨上

挨了一蹄子……

他想討王老有的二妞

當小老婆

老有不樂意

那傢伙就把老有的大兒子咬了一口

硬說人家成問題

害的人家今個還在獄裏關着

俺莊上全莊子人家哭

鼻子一把淚一把的流

這年頭好人都不好混

就那傢伙獨個笑迷迷

出工出款出糧出壯丁

全莊人家出的

鍋底下沒火

鍋裏頭沒米

年輕少壯的小夥子都沒影了

啥都出了個光打光了

就那傢伙頓頓有酒有肉

回回在街上搖搖幌幌走着

老用沒頭的洋火棍剔牙縫

莊上有個開雜貨舖的張福順

叫他逼的用褲帶吊死啦

那傢伙的腰帶

聽說是從城裏買來的美國玻璃帶子

.....

那傢伙當保長

是拿金子換到手的

有回要出啥差事

大田子嫌攤的多

那傢伙拍着桌子火了

說：「老子花金子送人情的錢，

不該給你們加上？

老子幹保長，

還得從自個腰包裏貼錢出來不成！」

那傢伙的虧心事

一冬都學不清

這塊臭肉，他媽的

誰不想擲出去喂狗

可是人家給上頭舐的乾淨

大水沒淹龍王廟

一家人護着一家人……

百姓訪問記

王大娘的話

剛剛馬保長

又跑到院子裏來發皮氣

還不又是催差事

說上頭要啥

——加緊冬防

胡同口要攤錢按木柵門

黑洞半夜

得出人站崗……

快到年節了

狗急跳牆

年裏頭本就好挨偷

可這日子

跟獨木橋一樣難過

老這樣下去

怕大家夥

全得變成小毛賊子

李二嫂的話

煤、麵、油、鹽

都是按着翅膀的鳥

逮不住

一個比一個

撲騰的高

年頭再不平穩

老百姓的灶火裏

還會冒烟？

別看他們

站的高叫的響

裝的滿像個人樣

俺看這殺人不眨眼

好動刀動槍的

巴不得老百姓

胳膊腿都挺直了……

她的春天

春風是把大刷子

蘸飽了鮮綠的顏色

塗染着野外

鬆潤的田土

一脚踩出油

她在別人的麥田裏

摘了滿籃子薺薺菜

心裏哼着小調

像蝴蝶那樣輕飄飄的回來

春天的心

對誰都不偏向

潮濕的窖洞外面

陽光也停住了腳

在這裏她坐下

像貼住媽媽的胸脯

感到了溫暖

脫掉被風雪

折磨得乾皺了皮膚的破棉襖

扔在草堆上

讓陽光溫柔的手

也給它一些親切的撫摸

拿出丈夫的衣裳

把針在頭髮上磨擦兩下

在破洞上打補綻結網

又翻來復去的逮蝨子

「各巴各巴」的擠紅了指甲

.....

她的手變得同大姑娘一樣靈活

做什麼都像小鳥撲展翅膀

「瓜答瓜答」的拉風箱

煽得火苗高興的吐舌頭

烙好的粗麵餅

不再會馬上變成冰

薺薺菜在鍋裏噴香

她對春天

心頭汎濫着一串

說不完的恩愛話

春天哪

把好日子的帳幕拉開

晚上，她和丈夫

不再被凍得

通夜合不住沉澱澱的眼叉

一覺熟睡到大天亮

才揉搓着睡紅的眼睛

到窰洞外面看喜鵲躑尾巴

推小車的人

揉開睡紅的眼睛

從凍得收縮在一起的小土屋裏

把獨輪車推出來

巡夜的風撲打着臉

像猛然聽見一聲崗兵的吆喝

從心裏打起冷戰

小車的木輪子

在凍成石頭的道路上滾轉着

粗野的學鼓隊遠去的聲音

向趕路的打招呼

把滿天星震的七零八落

小車在大街上集合了

像勃羅勃羅的小河

在江心握手大聲談叫

像鼓手編成班子
一片放縱的叫嚷
向車站衝殺過去……

卸下滿車行李
推小車的人
用凍裂的手
束緊腰間的搭布
點起一支粗劣的烟

(烟火移動

像點點螢火)

對着賣票的窗口

一堆擁擠的出門人

受難的心飛到天外……

被丟棄的孩子

十字路口

爬着一個被丟棄的孩子

小小的髒帽圈上

插着一個摺疊起來的紙條

它被一個老婆婆

好奇的展開：

——九月四日丑時生

父親在獄裏押着

母親病死……

孩子哇哇的哭着

離開了肥軟的奶子

一雙骯髒的小手

在空空的抓動

蒼蠅在眼角飛起落下

瘦弱的小腿上長着疥瘡

圍着的看客

沒有一個走開

但是沒有一雙暖手伸出來

倒有人發出笑聲……

老婆婆的眼珠

轉向一個走來的女人

一圈子人都扭過了身子

老婆婆把孩子

遞給了那女人

拂掉小衣服上的塵土

那女人像抱起自己的

親生的孩子

默默的走去……

賣油條的老人

一個花白了頭的老人

夜夜打着小燈籠

叫賣着到我們這個胡同裏來

又叫賣着遠去

聽見呼吸或者是腳步聲

他都停一停

扭轉着頭來尋找人影

他籃子裏的燒餅油條

昨晚賣了一多半

今晚還大半沒有賣掉

你聽他又叫賣起來

——燒餅……油條呵！

他的調子在打盹

他的調子在嘆氣……

聽說：賣不完

他不回家

在胡同裏穿來穿去

等待緊閉的大門

突然打開

用油烏的手

接兩張扔給的紙幣

鐵道綫上的游擊隊

• 寫拾煤渣的女人和孩子 •

春天清晨

當星星還照耀着

低矮的草房

被餓醒的女人和孩子

便像小河一樣奔流出來

她們熟悉

自己的脚所踩出來的道路

像一支游擊隊伍

她們悄悄的

匯聚在鐵道兩旁

火車

「呼赤！呼赤！」的在喘氣

她們圍着火車頭

搶拾火車扇出來的煤渣

她們生活的食糧

沒有心腸的路警

常常來欺污這些窮人

他們以孩子們的哭泣為音樂

更厚着臉皮

調戲年青的婦女

突然又板起臉孔來下驅逐令

但是她們不能空着手

走回寒傖的草房

而且，這又不是偷金盜銀

——連人家屬的

都沒有咱的份！

她們提出抗議

她們頑強的偷襲在鐵道綫上

當太陽高高的

噴射出來溫暖的光芒

她們才背着口袋提着籃子

像一場戰爭結束了

從火綫上下來

疲乏的走回家

互相望一眼污黑的鬼臉

咯咯的大笑……

一個被軋死的農人

風雪旋舞呼嘯的夜

路燈默默的陪伴着

一個被軋死的農人

陪伴着斷了的菜擔

和一灘凍結了的血

天還不亮

他挑着滿滿的兩筐白菜

就跑進城

沒有陽光的中午

他讓賣空了的擔子

在肩頭扭動

他帶着白菜換成的紙幣

小心的向回拐去

正盤算着該向家裏捎些什麼

想來想去又捨不得……

突然一輛大卡車
咆哮着從他身後撲來
他躲閃着
但在凍結的街頭他滑倒了
而大卡車以車輪的大牙齒
便吞食了他發慌的身體

.....

一團人圍上來了
來看熱鬧
在我們的土地上

發瘋，上吊……

一切悲劇都有人欣賞

警察也來了

來維持秩序

（大卡車已經看不見蹤影！）

我們的農人

停止了呼吸

問不出名字和住址

只有血在默默湧流……

吹颯着風雪

夜撲展黑色的大翅膀

在大地上巡邏

街上已經看不見一個行人

路燈默默的陪伴着

和菜園和親人和酸苦的一生

永別了的農人

鄉 村

這裏：迎春花第一個從冬眠裏醒來

小河擦開了冰雪的被子

各樣的鳥叫在趕織着

春天的掛滿鈴鼓的新衣

這裏：楊柳披散着柔美的長髮

四月的槐花滴落着乳香

麥田鼓盪着金黃的波浪

榆樹把綠色的小錢撒給窮人

這裏：有火輪子一樣的向日葵

石榴花是火點子

藍色牽牛花吹開芬芳的大喇叭

熟透的高粱是火把部隊

這裏：冬天的田野

袒露着雪白的手臂

抖動着風雪的大翅膀

白楊樹是神話裏的巨人

這裏：柔馴的白羊是攤在地上的雲朵

鵝、鴨子都是愛擺架子的紳士

小兔的眼珠是血紅的寶石

騾馬是漂亮的年青夥子……

但是，在碧綠的田野上

散佈着無數土豆色的鄉村

鄉村，不是農人快樂的住家

這裏常常有一種聲音

不是鳥雀的歌唱

是人民的嘆息，打罵和哭泣

這裏到處有一種顏色

不是花朵的艷麗

是人民蒼白的臉頰

這裏充溢着一種味道

不是花果和麥穗的香甜

是血腥，糞臭，黃蓮的苦味

這裏不是農人快樂的住家
財主的大蹄子在人身上踩着
用血汗喂養成熟的糧食
眼巴巴的瞧着被大車拉走
雞鴨魚肉和各樣的果實
那香甜的美味沒有我們的份

這裏不是農人快樂的住家
黃金的童年
都在土窩裏滾過
孩子們的伴侶是尿和泥巴

婦女們的日子

是沒有邊緣的苦役

她們的身子專供拳頭出氣

潑壯的年青人

是漂亮的馬

讓人騎在背上揚鞭抽打

脫落了牙齒的老人

有控訴不完的怨憤

睡在棺材裏

眼還直盯着人……

這裏不是農人快樂的住家
網密的路都是城市的吸血管
吸乾了鄉村的血
旱災，水災，虫災
災難一次接連着一次
猛襲着鄉村
像暴風狂搖着秋天的枯樹
人民是被吹落的黃葉
垃圾一樣不值錢的屍骨堆成坵崗
.....

像破船漂浮在淚水的海洋上

在碧綠的田野

散佈着無數土豆色的鄉村

這裏不是農人快樂的住家

是喂牛羊的大柵欄

牛吃着草，被鞭打着耕忙

羊吃着草，被擠出奶汁和血淚

這裏是牛羊的大屠場

今天

鄉村裏潑壯的兒郎

都被痛苦撐滿的弓

射向遠方

他們去鐵砧和鐵錘中間

鍛鍊鋼鐵的身子

爲着終結鄉村悲慘的歷史

爲着打開幸福的大門

他們去尋求鑰匙……

等那一天到來：

鄉村不再被踏在腳下

和城市並膀子站立起來

眼淚變成霍拉霍拉的小河

哭泣變成歡樂的歌唱

鄉村，變成農人的地上天堂

城 外

一陣「雞瓜雞瓜！」的鳥叫

吵醒了太陽

太陽一掀被子

天就大亮了

大清早

我從愛睡懶覺的街市出來

走向城外

城外

到處都是低矮的小土屋和草棚子

到處都是潮濕的窑洞

連破毀了的防空洞裏

都住了人

住在這裏的人

每天，天剛剛發亮

就揉搓着紅眼爬起來

壯年漢子架起洋車走了

推着獨輪車走了

挑着担子走了

有的拍拍屁股

光桿一條身子

去拍賣勞力

婦女和孩子們

在田野散開

挖野菜，拾柴草

向車站集合

檢煤渣，賣茶和洗臉水

他們的飯食沒有菜

他們的衣服上滿是繃綻

他們的日子裏沒有笑

他們的臉蒼白而愁苦

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活着

像小賊停在人家的院子裏胆顫心跳

他們滿堂皇的道理無法吐露

他們儲存着滿肚子的委曲

他們是多麼善良呵

却在受苦

我沿着一條小河走下去

連小河都餓瘦了

扭動着細弱的腰肢

靜靜的流着

像受了污辱的女人

偷偷的哭泣

小河兩邊

女人們在捶洗汗透的衣裳

她們光着腳踏在水裏

手洗得又白又紅……

河岸的野草裏

散着包裹死孩子的稻草和爛了的碎布片

我走上破木板橋

迎頭一股惡臭撲過來

城外，到處擲着腐朽的白骨

到處堆攤着大糞

西瓜，甜瓜，青菜，糧食

田地裏長出來的好東西

一挑一車的向城市運送……

一個婦人

哭着從豆子地邊走過

我聽不懂她哭訴的是什麼

……

我不知道爲什麼沒有興緻

跑到最高的土坡上去唱歌

却去訪問了一個花白頭的老人

聽他講了一個親眼看見的悲苦的故事

當老人背着糞筐要去拾橋頭上的牛糞

我便在路邊的小烟攤上

用燃着的草繩點了支烟

吸着紙烟

默默的回來……

八月的田野

從甜睡裏仰起臉來的太陽

用他溫柔的舌尖

舐着八月的田野

袋鼠似的玉蜀黍

小肚子懷着鮮嫩的玉米棒

玉米棒的頭頂

長着柔長的發亮的紫紅色的胎毛……

她翹起前腳歡迎太陽

高樑，脚尖着地

把身子聳的比誰都細都長

攤伸出來嫩綠的手掌

他要撫摸太陽的黃金鬍子

芝麻，多產的母親

莖上爬滿了結實的孩子

那些剛剛誕生的

都嚙着奶頭花

這粉白透紅的花

滴瀉着乳香

老韭菜都筆直的舉起

白色的小拳頭

他們歡呼太陽萬歲

把喉嚨都喚啞了

矮胖的南瓜

預備好了大朵大朵的粉黃花

她要把花朵獻給太陽

把花插在太陽的衣襟上

早熟的紫茄子

快活的在軟枝上打滴流

小花小葉的辣椒

不聲不響的

在吮吸陽光的乳汁

空着肚腸的葱

都排列了整齊的隊伍

排列了迎接太陽的隊伍

匍伏在地上的豆角

纏着玉蜀黍

——你擋住我的眼睛

你要抱起我去親太陽

這勞動的手所創造的

八月的田野

這樣豐滿，清新，芬芳

這樣肥美，鮮麗，潑壯

太陽舐着

八月的田野

舐着每一棵草，每一片葉

舐着每一根莖，每一朵花

舐着蔬菜，瓜果，食糧

太陽舐着

八月的田野

舐着露珠

舐着昨夜勤勞的手

灑在田野上的淚

舐着土地悲苦的臉頰……

太陽的舌頭

要創造一個新的奇蹟：

愉快的秧歌的聲浪

流響在碧綠的海洋上

農人從財主的腳下站立起來

田野上出現了收割機

科學和田野談起來戀愛……

向田野，我害着想思

秋風呵

你使我嗅到了

穀穗的香味

高樑的香味

玉蜀黍的香味

綠豆的香味

馬鈴薯的香味

落花生的香味

嗅到了田野

九月的濃烈的香味呀……

十二個秋天

我在北方的田野

響亮着我們鄉下人收穫的謠曲

跑跑跳跳

打着滾……

秋天的田野

我們把叫哥哥

捉滿秫秸編成的籠子

我們咀嚼着甜的高粱桿

燒起野火

烤馬鈴薯，豆角，玉蜀黍

我們用鐮刀發着臥倒的口令

砍倒舉着火把的高粱部隊

.....

我是地道的莊稼孩子

我的詩句是
粗硬的土塊
我的詩句裏充溢着
泥土的氣息……
戰爭使我從河北大草原
來到這黃河邊上的城市
我的詩懷戀着
我們的田野
而生活
却把我軟禁在
城市的狹小的天地

秋風

當你吹送過來一股

田野九月的香味

向田野

我害起了想思

我要到田野去

雖然這裏的田野

高樑，穀子和玉蜀黍

都喂飽了蝗虫

馬鈴薯，落花生，豆子

都被過多的雨水

冲斷了根

但是，我要跑到田野

去追尋爲驅逐蝗虫

莊稼人搖響的牲口鈴鐺

敲起來的大銅鑼和牛皮大鼓

和悽慘的呼聲……

去追尋

中原，荒年的田野悲愴交響樂

我要跑到田野

去向驅逐蝗虫的

莊稼人把包袱皮，破布片

扯成的旗敬禮

我要跑到田野

去撫摸沖斷的莊稼的根

（像撫摸祖父的銀白鬍子）

我要伏倒在

像我的臉一樣蒼白的貧脊的大地

和田野

互相低訴我們的受難……

但是

生活

把我還軟禁着呀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伸腳到你

秋天的田野的身邊

秋風呵

我嗅到你吹送過來的

田野的濃香

向田野

我害起了厲害的想思

雪，飄落着

雪

不聲不響的飄落着……

曠野

趕車人用凍鞭

輕掃着牛背

老黃牛滿嘴白沫

架着沉重的大車

車輪慘叫着滾過雪埋的道路

雪花飄落着

雪花又掩埋住

車輪和牛蹄的痕跡

載滿糧食的車

載滿白雪的車

從空了肚皮的村莊出發

從凍的收縮着頸子

赤裸裸的村莊出發

從落雪的曠野顫抖着滾過

車停在城市的大門外

糧食扛到

城市的圍裏了

.....

趕車人

空手空腳的

解開車屁股上的草包

喂牛吃草

又從乾糧袋裏

拿出來硬邦邦的高樑餅子

嚼着

喝着冰牙的涼水

雪花

不聲不響的飄落着

趕車人

揮一揮身上的雪

撫摸一下

雪花溶掉的濕漉漉的牛背

車調轉過身子

把屁股朝着城市

車，載滿旋舞的雪轉了回去

車，鬆了一口氣……

趕車人坐在車前盤

手伸在袖筒裏

懷裏摟着長鞭

望望田野

希望又暖熱了他的心——

雪是麥的棉被

看吧

明年收成一定不錯

但是

回頭望望那在貧困的大地上

鼓着肚皮的城

趕車人的心境

又被塗染成

和陰沉的雪天

分不清白的顏色

我從鄉下來

我是從鄉下來的

襪子上是土

鞋子上是泥……

我呼吸慣了

泥土的氣息

我是從鄉下來的

揮舞着醬色的臂膀

仰着一張黑紅的臉……

我是屬於

土地的孩子

我是從鄉下來的

是來自沙漠的駱駝一樣的笨傢伙

來到你們漂亮的都市

在你們荒淫的笑聲裏

我什麼都看不慣

沉默包藏着一顆

要射出槍膛的心

村的兒子

不能走進自家的果樹園

去摘兩挑鮮美的果實

不能跑到自家的田地裏

去砍割結的飽飽滿滿的莊稼

逃亡到城市裏的村的兒子

便再也邁不出這城市的圈子

啊！我的老黃牛，現在

怕連你躲藏在人家牙縫裏的肉絲

也早被剔出來了……

我的小小的果樹園

我的二畝高糧和半畝落花生地

我不怪你們又結出了果實

（雖然，我已經遠遠的離開了你們）

但是：爲什麼一跑到城市裏來

便突然對我疏遠了

啊！我知道：我的口袋是空的

我是從芝麻桿上被敲下來的一粒芝麻

我是被剝掉了皮的一顆落花生

在這城市的大油坊裏

我被榨乾了油滴……

向我的牛說話

多吃一點

我的牛

吃個鼓肚飽呀

這河岸上的野草

是沒有人給咱要錢的

快點吃吧！老牛

不要看那遠處

披着晨霧的山

或側耳聽那

布魯布魯流響的河水呀

讓我爲你趕走

落在你眼角上的大蒼蠅

在你背上，肚子上

飛起來又落下去的大蒼蠅

你知道

硬邦邦的土地

正等着咱們翻鬆

種子下晚了

那還有咱過的日子

呵！你叫起來了

你是怨恨收割的不是耕種的人

流汗的還是免不了流淚嗎？

.....

本來，你給我作伴的年月不短了

你最清楚我那一連串的

悲苦的故事

你是我的親人

但是，聽我說

過去的日子

讓它滾開吧

往後

你有觚角我有鑷

我們要緊緊的連結在一起

呵！你的頭又抬起來了

你的大眼珠扭着我

你懂得我的話嗎

好！好！我的好夥伴

快吃吧

吃個鼓肚飽呀

我是農人的兒子

播種的大手

把我從多災多難的田野

從哭泣的母親身旁

抓起來，撒在鬥爭的土地上

財主們的蹄子在我的頭上踩着

我伸出根紮在深厚的地下

太陽的金手杖敲打着我的門窗

向人間，我吐出鮮嫩的芽

播種的大手

把我從財主們的餐桌上

從被吞吃得光光的鄉下

抓起來，撒在鬥爭的土地上

什麼種子長什麼莊稼

我從田野來，從土豆色的村莊來

我是農人的兒子

我要為貧困的農人開朵紅花

一朵紅花喇叭一樣響亮

我的聲音是鋼錘擊鋼

還給我們被掠奪的土地，我們的命根子

我要爭取勞動人民不折不扣的保障

沒有技巧

不是多彩的雲朵

不是精美的裝飾

不是變來變去的魔術

不是擦胭脂抹粉的妖艷女人

.....

我的詩

沒有技巧

不是潰爛的肉體外面

漂亮的偽裝

不是狡猾的商人

排列在大玻璃櫥裏的商品

不是顏料製造廠

用色彩迷惑人的廣告

不是錘碎飢民們的心

戲院裏敲打的鑼鼓

.....

我的詩

沒有技巧

受難的田野的眼淚

是我的乳汁

貧困的人民的眼淚

是我的乳汁

從別人的腳指縫裏長大

我從小就是一個

皮包骨頭的孩子

我的詩

沒有技巧

張開嘴

舌頭便吐出憤怒的聲音

攤開稿紙

筆尖便跳下來憤怒的詩句

腰帶上掛着鐮刀

我是從受難的田野上

被扔出來的

我是投奔到城市來

和勞動的兄弟們握手的

一個農人的兒子

沒有技巧

我的詩

是流響在受難的土地上

又樸素又悲壯的歌

滲雜着斧頭和鋼鐵

碰擊的聲音

沒有技巧

我的詩

是穿透雲霧的太陽

是抖風的旗子

是披着淚雨的響雷

但是

我要把貧乏的脂肪

添亮人類的燈塔

我要抽出全身的筋骨

獻給

苦難的人民

走向幸福的大工程

獻給那座大橋

我要參加詩人部隊

我要參加迎春部隊

我要參加在智慧的大星照引下

鼓舞人類向理想的遠方飛躍的吹鼓手的部隊

我要從風雪夜

歌唱到春天的黎明

我要從哭泣的世紀

歌唱到美好的新世紀誕生

.....

用我沒有技巧的詩

用我破啞的喉嚨

中興詩叢

5

(創作)

巨人的腳下

著者 青 勃

出版者 中興出版社

總經售 中興出版社

上海(11)北京路
713弄520號二樓

~~~~~  
有版權・禁翻印  
~~~~~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滬初版

[盈011]



中興詩叢